

以詩施教

前言

詩詞歌賦，常以為文人遣興怡情，風花雪月之作。其實，“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在中國古老的典籍尚書，就如此說到其廣汎的功能。

神啓示的聖經，更顯示如何應用詩歌。先知的教導，多以詩歌的形式。詩篇中，更涵蓋有歌頌，訓誨，論理，責備。當然邪樂，噪音，鄙辭，淫舞，對於屬靈的會衆，聖靈自會指示禁止。

如果有人抱怨聚會的枯燥，自應回歸聖經——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誡，心被恩感，歌頌神。(西三:16)

挪亞的日子

老人家想盡方法

向那世代的人介紹

一個新的觀念：“雨”！

他們譏笑說：“老挪亞瘋了，
哪會有這樣的事！

我們知道水汽凝結成露，
是夜的女兒遺落的珍珠，

使草木禾稼長得更豐綠；
我們經驗過霧，

遮蔽太陽的炎熱，
使植物得以復蘇；
這些都是自然恩惠的賜予，
來自大地—我們的慈母：
不論我們怎樣的為所欲為，
她總是慷慨的煦育供應萬物。
水自然是給我們解渴，
或是澆灌田地，給我們好處。
現在，挪亞竟然說：
雲滿了水，會降下成為甚麼`雨`！
因為我們犯了罪，要有審判，刑罰，
聽來像是神幼稚的報復！
我們人類有新發明的刀劍，
可以發洩我們的恨和忿怒；
誰能想像神跟人一般見識，
哈，哈！祂竟然會來對付？
噢，我有事情要去忙，
昨天剛同陳舊的前妻分手
今日得忙著籌畫再娶；
甚麼宗教，甚麼審判，甚麼天堂地獄，
我對這些閒話完全沒有興趣！”

挪亞不管世人的譏誚，
他的使命是傳揚神的義道；
警告罪人悔改離棄罪惡，
免得神的忿怒和刑罰臨到：
因為慈愛的神不願世人滅亡，
預備方舟可以收容使人脫逃；
大雨和洪水的毀滅，世界一切要過去，
只有方舟的救恩安全可靠！
但世人掩耳不聽先知的警告，
口乾舌敝的勸勉只換來嘲笑；
拉麥向天揮舞他新發明的刀劍，
那就是世界的道德規律和宗教！
他又輕蔑的指著挪亞說，
再提起他的罪，必定要使用強暴。

一百二十年！先知忠心的傳講，
神寬容等人悔改，忍耐不能說不長。
今天的天色像昨天仍然是藍的，
誰能說明天會跟今天有甚麼兩樣？
起飛的經濟還要更升騰發展，

市場上的生意仍然繁忙；
城市中的建築紛紛增加起來，
地上人的一切活動還是那麼興旺：
人都在打算他光明的前途，
沒有誰把神的話放在心上。

二月十日那一天，
挪亞全家八口和成群的動物進入方舟；
他們撇下地上所有的財物，
任憑別人去搶奪，挪亞絕不回頭。
群眾圍繞那龐大的三層奇異動物園，
日夜的跳舞，嘲弄，辱罵加上詛咒；
耶和華把挪亞一家關在方舟裏面，
一切暫時的羞辱他都甘心忍受。

二月十七日。世人第一次看到
 天上的窗戶開了四十晝夜豪雨降發，
 對許多人那也是末後一次，
洪水氾濫在地上是絕望的懼怕；
在方舟以外再沒有得救的門路，
蒙恩的只有挪亞一家。
一年後的二月十七日，洪水消退地面乾了，
他們承受潔淨的大地，在神立約的彩虹下。

現在的時候也如挪亞的日子，
所見的世界並不會存留多時，
主耶穌將要顯現施行審判，
在烈火焚燒下所有物質忽然消失！
相信進入基督裏是唯一的救法，
大災難來臨時可以逃避：
現在快悔改離罪接受救恩，
切不可耽延等待後悔莫及！

獅口的見證

獻給受苦的聖徒
(取意但以理書第六章)

你自然聽過“獅口的見證”
是說如何脫離危難的餘生
但不同的是一
 這獅子口中說出的見證
希望你更加留心的聽

餓得好難受啊！
肚子裏像火燒，在絞痛。
多少天已經沒有食物了：
 王好像變得更仁慈，
 對我，卻如同更貧窮——
雖然，我有利齒，有銳爪，
但王家洞穴裏的雄獅，
有這些又作得甚麼用？
我只能盼望人的飼養——
 慣於等他們把人丟下來給我吃，
如果不，我只好等，等。

好多天了，
我意識到情形的不同：
新當權的總長和總督們，
常來奔走大利烏的王宮。
雖然，我不屑於理會他們的
 權術，鬥爭，
但仍然不免聽到
 他們輕快的腳步聲。
他們說，沒有甚麼叫非法，
在全國也沒有賄賂通行。
不過，只送送紅包，收服務費，
就可以把黑暗變成光明。
叛逆投降都叫作義士，
慣打敗仗的被捧成大英雄！
奸邪的變成了忠貞，
真箇是黃鐘廢棄，瓦釜雷鳴。
他們描繪出一副美好的遠景，
齊聲說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他們殷勤的對王逢迎，
 大聲的向王歌頌；
好像罪惡忽然從世上絕了種，
好像彌賽亞也不必降生；
沒有人敢說惹犯他們的真話，
這樣，也再沒有人被丟入獅洞受刑。

但那一天，
上面洞口的蓋開了
——那是黃昏的時候
夕陽的餘光已經很黯淡了。
忽然黑暗變得更濃，
從上面飛下一片陰影，
很快就分辨出原來是人形。
飢餓的少壯獅子從睡中醒轉，
張開了利爪表示歡迎。
啊，原來是一個老人，
鬍鬚和頭髮都白了，
體態顯得有些龍鍾，
臉上滿了皺紋，
皮膚已經垂鬆。
但他站在那裏，
顯然的與其他的人不同：
他沒有驚慌，沒有哭喊或咒罵，
神態竟然是那麼安靜！
那獅子再慢慢的走近，
用鼻子湊上去拱一拱：
“他的氣味是那麼清淡，
必是多年吃蔬菜，喝白水，
並不像一般官僚的
一身肥肉，滿腹葷腥。”
它搖了搖頭，緩緩的走開去，
老但以理並不是理想的供應。

另一隻幼獅跳出來，
那毛茸茸的頭向前靠攏，
它的下巴碰著但以理的背，
皺皺眉頭：“這老人瘦骨棱棱！
顯然這不是最好的午餐，
因為他的骨頭是那麼硬。...”
老人竟伸出了手，
輕輕的撫摸著幼獅的頭頂。

現在，輪到我走近那老人，
面對面看得很分明——
洞中的光線很暗，
我得儘量張大瞳孔——
他看來已超過八十歲，

(我說的是人的年齡)
但脊背還是那麼堅挺；
他的眼睛沒有一點陰翳，
似乎反映出他心湖的澄清。
啊，他說話了，他不曾耽心
我，一個獅子在偷聽；
實在說，我聽過人說話，
但不知怎地，只有這一次，
聲音的意義能夠辨明。
他原來是在向神說話，
雖然簡單，卻很鄭重：
“神啊，你鑒察人心，
你是全智，你是全能，
我的心不曾起惡念，
我的手不曾作惡行，
是你的話保守我
誠實公義正直度過了這一生。
那些妒害我的仇敵也知道我無辜，
搜尋不到我誤國貪污的把柄；
只有我一天三次開著窗戶，
面向耶路撒冷，祈禱如恆。
神啊，我仍然相信你的公義，
保守拯救我脫離這獅洞！我
不妥協，到現在也不埋怨後悔，
惟願你的名得榮耀，
你的旨意得成。”

不瞞你說，
我的利齒咀嚼過不少人肉，
我的銳爪攫奪過他們的生命，
那都是腦滿腸肥的貪官污吏，
那些傢伙心肝簡直像野獸，
味道差不多是畜生。
但今天，面對著一個無辜的人
不知怎的，這顆
獅子的良心總覺得不大對勁！
我垂下了頭再想一想，
還是退後一步，爪不要動。

在洞的深處
有好幾個獅子張牙舞爪的向前衝，
獅子到底是獅子啊，

怎能希望他們一時就變了性情？
我不敢想，他將要屍骨粉碎，
我不明白，怎麼會對這老人
關心同情，覺得他可親可敬？
但有更難以想像的事發生：
一位光明的天使，
忽然出現在我們當中，
他是那麼樣的和善，
好像是有形的春風，
他從獅子心中消除了凶猛，
卻給獅子的口加上了嚴封。
於是，他們變成了羊羔，
臥在那老人的腳下，
又依偎在他身邊，
用溫暖的皮毛為他防寒禦冬。
老人安詳的睡了，
感恩的微笑著進入了甜夢。

洞門又開了，
一頂皇冠出現在上面，
也傳來焦急的哀聲：
“但以理，但以理啊！
你仍然活著嗎？
你事奉神是否落空？”

老人但以理說：
“王啊，永生的神施恩保守我，
因為我對祂完全無愧的事奉，
對王也沒有虧損，完全盡忠！”
“啊！但以理果然是你！
我原想只能見到你不滅的英靈，
從昨天，滿城都帶上愁容，
幽暗悲哀籠罩著我的王宮。．．．
唉，唉，我歡喜得昏了，
來人啊，快，快，拋下救援的索繩！”

老人被提著冉冉上升。
接著，傳來不絕的歡呼，
一陣陣的音樂奏起，
笙笛悠揚，擊鼓鳴鐘：
“但以理所事奉的永活真神，
願祂的名在全地被尊為聖！”

洞門第三次開了。

我肚子裏的飢火越燒越凶，
晚餐終於來了一
一，二，三...好幾個人，
連續被丟進來，
他們淒厲的喊叫，
無望又驚恐。
他們的手沾過無辜的血，
引起了獅子的胃口，
坐實了惡人的罪證。
獅子們跳躍起來，勝了他們，
撕裂了他們的肉，連骨頭也不剩。

遠處，晨風送來語聲，
是但以理嗎，或是別人在說：
“感謝主，
太陽格外的光明！”

見證人的獨白

今夜，曠野的風分外淒冷，
侵透我駱駝毛的外衣。
我從來沒有尋求舒適的生活，
但現在，不知怎的竟然難以入睡。

想到我作祭司的堂兄弟們：
思潮像正月裏約但河漲溢的水。
他們拘守死板的禮儀，
在希律王建的聖殿裏供職，說穿了，
還不是為了肚腹混塊餅吃填飽肚皮？
唉，那是聖殿嗎？
那是甚麼樣的事奉？
他們滿心願意人民犯罪，
然後，自己可以有些入息：
他們看著那一顆顆負疚的心，
帶著贖罪祭遠道來了；
他們借口牛羊殘缺，吹毛求疵的挑剔，
拒絕了，迫得人家跟
殿中特許的生意人交易，

祭司們從所得的利潤分肥撈上一筆。
唉，唉！他們只頌揚希律王的偉大，
誰有肯傳上帝的信息呢？
我真的難以想像，這是甚麼宗教，
這殿到底屬於誰！

我想到那些激進派，
他們在洞穴野地裏像是野山羊。
喏，他們反對羅馬政權，
與佔領軍在捉迷藏—
那不是遊戲，
是生命的搏鬥—
要把尖刀插入他的胸膛。
我說甚麼呢？人人都犯了罪，
分甚麼選民，外邦？
我告訴那兵士，不要以暴力待人，
不要訛詐，滿足於自己的薪餉。
我給那激進分子的信息：
不要以力還力，不要逞強，
動刀必死在刀下，要祈求盼望
彌賽亞來臨施行和平掌權無疆。

啊，說到彌賽亞，我想起了那人—
如果祂可以稱為人—
我相信祂是。
祂，那麼的謙卑，善良，
從裏面透出聖潔完全的光。
四百年來的沉默和黑暗，
終於出現了公義的太陽！
多麼難以置信喲，祂來到我的面前，
那無罪的竟然要我約翰為祂施洗，
是多麼超出我的想像！
祂從水裏上來，我聽到
天上的見證，聲音如同雷響：
“這是我的愛子，在祂裏面
我就喜悅。賜下聖靈無量！”
噢，那是何等的經歷，
何等的景象！
我的心在裏面歡躍，
喜樂的浪潮湧流奔放，
我不由自主的大聲喊叫見證：
“看哪，上帝所預備，

背負世人罪孽的羔羊！”

但為光作見證到底不是容易，
如果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我寧願妥協求自己的安逸。
多少時候，說直言會帶來麻煩，
委婉和諂媚，準會得人的歡喜。
只是我的使命是叫人認罪悔改，
我有怎能扭曲那天上來的信息？
希律安提帕王行了許多不義的事，
最近的一件是姦娶了弟媳希羅底。
識時務的律法師們早就在集中研究，
定要達到王歡喜的結論，

但我，
豈能也隨夥出賣主圖利自己？
我堅定的斥責這敗德的惡行，
坦率的直言毫不逃避，
雖然，誰都知道後果會是怎樣；
為了責任我不能靜默不言，
我必須說，我要只見證真理！

我堅持立場，道路越走越窄，
跟隨的人減少了，
光榮從頂峰漸漸衰退。
以數字衡量成功的人，
不再努力來曠野尋找，
屬靈，聖潔與悔改，
都成了過時的旗徽。
我灰心，我失望，似乎
天國從希望的地平線沉沒了，
邪惡將要高唱凱歌大張聲威。

但我聽到門徒們來說，
那位也在靠近撒冷的地方施洗
——就是我曾見證的那一位——
有許多人對祂仰慕跟隨，
許多人悔改生命改變了，
許多人有病得痊愈，
許多人傷心也得了安慰。
我舒了一口氣，歡喜的說：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我想著，想著...
不知甚麼時候月亮不見了，
清晨的太陽發出了光輝。
咦，這麼早？
遠處傳來了腳步聲，漸漸走近，
他們到底來了，
法利賽人走在希律的兵士中間，
多麼不相稱的伙伴！
我放棄了捕捉露水中的蝗蟲
—也許，他們要結隊侵食莊稼—
我向前走去...

五餅二魚一村童

安得烈對耶穌說：“在這裏有一個孩童，
帶著五個
大麥餅，兩條魚...”（約翰福音第六章 9
節）

村童與母親

“母親，我要去！”

“孩子，你還小，一個人出遠門，
叫娘怎放得下心？
何況你這點兒年紀，
哪能聽得懂拉比們深奧的講論？”

“母親，我不小了啊！
你不記得嗎？
今年我就要去耶路撒冷的聖殿，
該準備自己要長大成人；
在咱街頭我聽過他，
那位拿撒勒的先知講話很容易懂，
他不是要引經據典，
故意賣弄自己高深玄妙的學問。
您就讓我去吧！
回來後我會加倍小心的照顧羊群。
啊，我知道您會讓我去的，
您一向愛我，又是，

又是虔誠的好母親！”

“孩子，那我就給你去吧！

稍等一下，我就預備些兒餅，
好作你晌午的點心。”

“母親，您就多準備點兒吧！
我不定準甚麼時候回來，
反正有人結伴不怕夜深。”

野地裏

那先知的言語像活水江河，
句句都帶著能力，是激流勁波，
群眾安靜的聽著，
張開口，仰望春雨滋潤他們心田的乾涸。
那講的，忘記了自己的疲倦，
聽眾感覺是享受豐筵，停止了飢餓。
不知不覺太陽已轉向了西方，
時間，時間竟會那麼快度過！
他的言語停止了，
群眾沉靜了許久，
仿佛是從遙遠的國度裏歸來，從四方
腳步聲，紛紛向那先知移動，
小孩子願意讓他的手觸摸，
啊，只要看一看他慈祥的眼光，
就會使黑暗逃避，久死的心靈復活！

交出去

遠處的炊煙升起，是一天將暮。
群眾中有一簇簇的人在低語：
“這是野地，怎麼辦？
我的孩子說，他已經飢腸轆轆；
如果在途中昏倒，我可背他不起，
整天沒吃，怎能走那麼遠的路？”
好些人都在這樣說，這樣躊躇，
真是值得同情，但同情是不夠的，
再多的同情，也不能使一個人肚皮飽足。

那先知似乎知道了他們的需要，
他銳敏的心，明白群眾的憂慮。
不是嗎？他招招手，

聚來了身旁的幾個門徒：
“腓力，你是本地人，說說看
眾人吃的問題，該怎樣應付？”

在不遠的地方，那村童坐下
取出了自己帶的口糧，
啊！母親豐滿的愛預備得那麼充足！
不要說他忘記了午餐，
連比他大許多的人也是有餘。他想：
難道我就這樣自己享用嗎？

不，這樣作不好；
這不合那先知的吩咐！那先知
剛才還教導我們，要跟鄰舍同甘共苦。
是了，我那個朋友也有需要，
他正在蹙著小額頭，捧著肚腹；
但不止他一個人呢，一個，一個，
又一個，沒得吃的人...
(猶太人生來就會作生意) 他
念頭一轉：何不趁機會出售，高價待沽？

最後，他作了新的決定，走上前去，
輕輕拉一下相熟的安得烈的衣服，
畏怯的說：“我這裏有一點兒食物，
現在願意，雖然不多，願完全交出！”
說著，低下頭，遞過那五個餅兩條小魚。
當他抬起頭來，那先知
在向他微笑著，點頭稱許：
他把手中所有的都交給耶穌。
耶穌並不嫌微少，
他認真的向著天舉起手來，莊嚴的祝福。

分遞樂

主耶穌叫眾人都坐在草地上，
或一百，或五十，分排成行；
祂把祝福了擘開的餅遞給門徒，
門徒傳遞出去，傳遞出去，
人群雖然多，卻按著次序不爭不搶。
耶穌的手，像是輸送恩典的金管，
門徒甘心因愛勞苦卻不匆忙；
直到最後的一人都飽足了，
到主面前的沒有誰回去帶著飢腸。

主耶穌和祂的門徒完全忘記了自己，
服事，服事就是滿足的寶藏。
眾人既感謝又希奇這變餅的神蹟，
在今天，我們可真享受了天上的糧！

有人說：人的思想是在胃裏，
又有人說：佔領人心的道路
是由胃裏經過。
不管人怎麼說，事實是
一個裝滿的胃，並不等於內心的喜樂：
在這上萬的人群中，不是沒人像那村童
帶著自己預備的乾糧，
當別人缺乏需要的時候，他
不肯取出所有的同別人分享，
當主耶穌祝福變化的餅遞到他面前，
他跟著別人取了吃，只覺得味道不一樣，
而懷中的餅卻像是握了燒著的火。
另外有人當餅傳遞過來的時候，
多取些收藏起來，然後帶回家，
(若無其事的再取自己的份)
第二天早晨，發現已經生蟲變臭了，
更不必說營養，還談甚麼味道不錯？
至於那管錢囊的猶大，他有更深的的不滿，
多麼好的機會失去了，在曠野，
如果獨家強取“奉獻”，可能得
比三十兩銀子多出許多！

那獻出五餅二魚的村童是誰？
他消失在紛紛歸去的加利利人群中。
在蒼茫的暮色裏，他自問：
“我作了些甚麼呢？”

尾聲

幾十年之後：
昔日的村童，
變成了龍鍾的村翁。
他蹣跚的腳步，
還會把他引向加利利湖邊的草地。
人群早已散去，
魚船和網早已破碎無遺，
湖面一片無垠的靜寂。

他期望能再跟溫和的安得烈會面，
說出他久蘊藏在心底的感激——
是他，把我引到救主的面前，
把微少的所有獻上為祭。

我渴望再見到他，
不論是在天上或地上...
但他從來不曾後悔
當年所作的奉獻。

在遙遠的蘇格蘭海島上。
安得烈走完了在世的路程：
十字架的道路，

終於把他引上了十字架。
在夕陽將要沉落的地平線上，
仿佛又看見那天真的村童，
伸手獻出僅有的五餅二魚；
經過主大能的變化，
使那麼多飢餓的群眾飽足。
他從心底受到激勵——
他從來不曾後悔跟主到底，
把生命奉獻為祭。

馬勒古的耳朵

馬勒古，耳朵長，
父母生我就是這樣。
有不少人嘲笑我像驢子，
是一副愚笨的奴才賤相。
我只有微笑著承當。
但是，有一個晚上——

客西馬尼園的夜又歸於平靜。
雜沓的腳步聲，漸漸遠去了。

但我的內心卻總不會平靜。
慢慢的走著，落在隊伍的後面。
我這次回去，沒有功勞可報，

沒有賞賜可領：
何況所經歷的事，
使我再也不屑趕在別人之前，
去作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

我想著今夜的事，好險哪！
這顆頭顱沒有掉落在加利利人刀下。
我再摸摸右耳，早已經不痛了；
連傷疤都沒有，跟原來一樣！
但我的記憶很清，
不，這不是夢！這真是個神蹟明證。

我這雙耳朵又長又大，
受盡了人的嘲笑；
他們說：那是驢子的耳朵，
亞波羅的傑作：裝在米達斯王(Midas)頭上，
作為不會分辨銀笛美音的懲罰。
唉！我可不正是米達斯嗎？
不但不會分辨聲音的美惡，
偏又愚笨的愛金子，夢想觸手成金；
等到食物和飲水都變成金子，
我還能享受多久？
只好哀求酒神(Bacchus)收回他的禮物。(注)

我記起：我的右耳曾受過傷...
為了過更好的生活，
我投入大祭司府中作一名奴才。
只過了一年多，他就
把一名可愛的小婢女賞給我作老婆，
接著，一年後生下一個胖兒子，
跟著，下一個是漂亮的女娃娃。
你想，我還走得了嗎？人有了家！
如果我要自由，離開那裏出去，
愛妻和孩子都得留下
成為主人的財產—
而且哪裏去尋覓舒服的生活？
噢，我連想都沒敢想過。

有一天，我作了不自由的選擇，
向主人提出了申請：永遠作奴才。
大祭司穿上了他華美的衣裳，
也給我穿得很像樣，

帶我去站在門框旁。
大祭司比平常更仁慈的看著我笑了一笑，
先宣讀了摩西的律法(參出二一：1-6)
我至今還記得，那聲音優雅，字正腔圓。
他說：我兒啊，你服侍我六年已經滿限，
你的妻子是我的，兒女也是我的，
你如果要出去，儘可以自由請便。
我說：不，我愛您，我仁慈賢明的主人，
(我的心在責備我說謊，但沒有辦法啊！)
我也愛我的妻子兒女，
我情願留下一生作您忠貞不貳的奴才！

大祭司說：這可是你自己可嘉的志願，
我看你是被我偉大的愛感動，
才作了這正確的選擇！
你不再是馬勒古(“王”的意思)！
凡事得聽我的命令和調遣，你是屬我的！
自然我不會無理的枉濫用皮鞭，
我所說的都是真理，不許思想，也不許置辯。
說完，拉著我的右耳垂，用錐子穿通在門框上。
實在說，那傷並不怎麼痛，
更痛的是我受傷的良心和尊嚴。
傷痛不久就忘記了。

我成為大祭司忠貞的奴才，
聽他的命令行事，
特別是在主人面前的時候，更有必要那樣作，
不問自己願不願意，不管別人感想如何。
我幫大祭司巴結官府，欺壓百姓，
作政治上的應聲蟲，傳聲筒，好聚斂金銀。
我憑著大祭司的權勢，使
耶路撒冷的百姓咬著嘴唇不敢亂講話，
我也努力使自己的良心靜默無聲。

幾天前，耶路撒冷全城轟動，
加利利的先知耶穌進了城，騎在驢子上；
孩子們夾道歡迎，齊聲頌“和散那！”
驢子馱著他，踏過鋪地的棕枝和衣裳。
我心底羨慕那匹伯法其的驢駒，
它比我更尊貴，作的也正當。
實在說，我不想知道
他是不是那要來的君王，

但不用巴蘭預言，也該看出人民的趨向。

但不要忘记我的任务：
我是宗教领袖的锐爪利牙，多麽威风啊，
嘿！去客西马尼园捉拿那无辜良善
的耶稣，我也奮勇的走在最前線。

現在，同一隻耳朵受了新傷，
被加利利漁夫的利刃削落在地上一
我怎能忘記呢？
正是我們要去捉拿的人，
伸出他的手，阻止擁上來的人，
又彎下腰，拾起那片耳朵，
在橄欖樹葉的夜露上擦洗去泥污，
小心的安放在原來的頰旁；
我記得：那隻溫暖柔和的手，
慈愛的撫摸治好了它，
使它沒有血跡傷痕，連
聽覺也跟從前一樣。
然後，他從容的伸出雙手，讓我們的兵捆綁。

現在，我這兩次受傷的耳朵，
該聽誰的聲音呢？
誰是我的主人，誰是我生命中的王？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問題，竟然
使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下去：
我一直聽說，我自己也跟著照樣
說那拿撒勒人耶穌是迷惑人的，
我努力宣傳，法利賽人和祭司們都不受他騙；
但現在，我要重新思想，自己思想：
他沒有作過任何壞事，也沒說過甚麼惡言，
更不平常的，是他的慈祥，他的莊嚴，
有誰能像他，在受危害的時候，仍然
愛他的仇敵，
使我不能不相信，祂，是真神的兒子。...
唉，不僅我的耳朵，
我的心也奉獻
給了祂，我也該重新衡量自己生命的主權。

多馬的甦醒

已經十天了。

鳥兒沒有鳴叫過，
花兒也沒有開放。
希望沉埋在陰濕的泥土下，
憂鬱的厚雲重壓在心上。
沒有雨。
沒有綠色的春天。

在七天以前，
幾個婦女們說，
他們預備到墳墓去，
用香膏抹主耶穌的身體。
但荒謬的是他們竟沒有考慮到
誰給他們弄開那
擋住墓門的石頭！
而且石頭上還貼著
羅馬巡撫的封條，
上面蓋著印，
那代表統治者權威的印，
比石頭更重。...
他們說：到了墳墓那裏，
卻發現那偌大的石頭
被挪移到上坡(上坡！)
發現墳墓大張開驚訝的口，
裏面竟然成了空的！...
故事總是越傳越奇：
抹大拉的馬利亞說的，
她看見了天使，說主復活了！
當然，誰去相信女人的見證？
她理性軟弱，比體力更不行。

是七天前的晚上，
門徒們在開會作結束的打算，
既然命定要散伙，不如早散，
多數都出席了，
我卻心灰意懶，
誰關心前途將完？
我不相信那些膽怯的人，
還有甚麼好作為表現。

意外的是，他們都說看見
復活的主基督，
但要解釋這現象也不難：
衝動的西門三次否認親密的主，
罪疚心理必然會長久糾纏；
約翰愛主卻心志不堅，
那稱為“雷子”的兄弟
到底還是少年；
腓力的腦袋裏面
給希臘神話裝個滿；
至於稅吏馬太呢，還不是
盼望主復活他好接替猶大管錢？
啊，人都是各懷著私心或成見，
願意看見所看見，
所見的就是心願，
再多上兩三個見證人也不夠雄辯！

倒不是因為他們說了些甚麼；
是有些人不說甚麼
才引起了我的思索：
不錯，七天前，我也知道
發生過地震；
但不論是由於地震動，
或是人挪開墓門口的石頭，
總不該向上移動
而不曾滾下山坡。
還有，墓門大石上的封條，
羅馬政府蓋的印被破壞了，
宗教和政治領袖們竟沒有反應，
對這項挑戰啥話都不說；
而那些守墓的兵士失職，
為甚麼沒有像往常一樣受重刑？
這幾天，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傳播著耶穌基督復活的風聲，
祭司和長老們顯然很煩惱，
為甚麼不發表個聲明？
他們儘可舉出相反的力證，
幾曾見他們有顧順小百姓的人情？...
這些事真是難以解釋。
他們對這麼大的事保持靜默，
更使我的心難以平靜。

已經十天了。
我再去找老伙伴們觀望情形；
同守了另一個安息日，
有些事仍然是越辯越不清。
太陽剛沉下了地平線。
關著門的屋子裏面，
 竟然顯得十分光明！
那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們中間，
 就像是從空氣凝聚成的。
我多麼希望祂不再像過去一樣
 會識透人的心意：
我希望祂不是衝著我來的，
我希望西門張開雙臂的巨大軀體，
 可以擋住他的視線。
我畏怯，卻不能挪開眼睛不看祂。
啊，祂微笑著，
向我點點頭，沒有譴責：
 多馬，伸過你的指頭來，
 查驗我被人釘過的手；
 伸出你的手來，
 探入我肋旁
 被刺深入心臟的創傷！
 不要疑惑，總要相信！

我堅持不信的心防崩潰了，
多麼愉快的向十字架的愛投降！
冰冷的心甦醒了，
在那雙透光的手掌下
 我跪伏，悔恨的眼淚像潰決堤防
 的洪流一般淌：
啊，我的主，我的上帝！

祂赦罪的慈祥面光，
照引著我事奉的新方向。
重新奉獻在恩主的手裏，
作門徒跟從主的腳蹤，
 負主的軛，學主的榜樣，
作漁夫去得人，
作牧人尋覓失喪的羊。

多馬的歷程

大約在第三世紀末，從敘利亞開始流傳一本
多馬行傳 (*Acta Thomae*)，說到多馬如何遵
行主的大使命，去印度傳福音和以後的事。

羅馬帝國的勢力伸張，伸張，
統治著大半個世界，
連地中海岸邊的以色列，
也在它的掌握下一

已經不再成國，
變成羅馬的一省。

羅馬統治者仁慈的讓人民有自己的宗教，
更為他們修建了輝煌的聖殿；只是一
由統治者任命恭順聽命的大祭司。
是這批宗教人，把他們的彌賽亞釘在
十字架上殺了；
但在三天三夜之後，神照祂的定旨先見，
使主從死人中復活。

五旬節聖靈降下，把畏怯的門徒變成
福音的精兵。

他們按以色列人拈鬮分地的先例，
把當時所知的世界，分成不同的地區，
憑信心分工合作傳揚福音：

古老的印度，落在多馬的分下。

這人的舊毛病又發作了：

先是：“怎麼可能！”

然後說，文化不同，猶太人哪能

向印度人傳道？

聽說他們有甚麼“聖牛”不可宰殺，

就算不計較營養問題，

這文化的鴻溝如何傳通？

夜裏，主在異象中顯現，

也不能勸服他聽命。多馬再宣告他的名言：

“我總是不信！除非...”

在遙遠的印度，城邦

有一位甘多福王 (Gondophernes)，
要建造一座宮殿自己享受，
雖然他的王宮已經佔了半座城，
但他仍然認為不夠；

他向財政大臣說：“即使刮盡全國的
糧食又有何妨？只要我過得舒服
碩大且肥，哪管他小百姓枯瘦？”

不過，全國的建築他都看得厭煩了，
要新穎的設計必須往遠方搜求！
他聽說過所羅門王宮室的盛名，
雖然那都過去了，現代的希律王宮和
才完工的聖殿，都獨具新猷。

於是派商人亞班 (Abban) 為代表，
把那裏最好的巧匠請來，不論
用賄賂，用綁架，務必進口！

果然，在猶太地，遇到了
加利利最偉大的木匠，有一名的奴隸學徒
名叫多馬，盡得主人的技術傳授；
更妙的是價錢合理不過，
只要二十塊銀子就願意脫手！
亞班問多馬：“他是你的主人嗎？”回答：
“是！我願受死，只要主旨意成就！”

多馬深深的下拜，甘心俯首。

這樣，就順利成交了：

“起來，我們往東走！”

到達印度以後，甘多福王歡喜召見，
商人亞班不住表功得意的自誇能幹，
說是尋得了無比的巧匠獨步人間；
所有的名建築都出於他的那雙妙手，
少不得添光加彩，渲染稱讚。

王問：“你是作甚麼行業的？”多馬回答：

“我自幼作木匠和建造經驗多年，
出自我拿撒勒的明師親傳，
聲譽傳遍地中海沿岸，
我會製造各種大小的器用，
善於造軛和犁，也會建船上的槳舵和桅杆；
而且精於石工，能為君王建造陵墓，
更專於建造紀念碑和華美的宮殿！”
甘多福王懷著敬畏般的心信任了他，
自然不必先給他些活兒幹作為測驗。

不知為甚麼，王就同意讓他精心建造，
要作得合意不必吝惜用錢；
只要務必盡心加快建造，
絕對不能延宕誤了所定的期限。
原來王知道人脫不得命定要死，
絕對不管你工程有沒有作完；
因此，他定下了緊密的日程表，
趕快往遠方及時行樂殷勤不肯遲延。

多馬一方面，也必須殷勤心急趕辦，
不過，他不是鳩工毖材建造甚麼宮殿：
他把建造的款項分給了眾多的窮人，
他周游四方醫病，趕鬼，傳道，行善。
於是，全國沾受了王恩惠的雨露普遍，
貧苦老百姓的臉上出奇的有了笑顏。
甘多福王一路上也心中喜歡，
匆忙的趕回要看那理想的宮殿。
他立即召見多馬，問新宮殿在哪裏？
多馬說：“你現在還不能夠，
到離開這世界後就會看見！”

王沖沖大怒，判決把多馬活活剝皮，
今天已經晚了，先把他拘禁下監。
就在那時，王弟忽然死了而後醒轉，
述說曾被引導去看王的宮殿輝煌壯觀；
他見證多馬並不曾貪污營私舞弊，
自己願意出錢購買將來的產業交換。
甘多福不肯出賣，卻敬佩多馬和所建
的工程，王和王弟並許多臣僕
都歸信受了洗，舉國騰歡。
他們不再為今世的物質經營打算，
為福音和國度努力，完全奉獻。

後記：傳說多馬以後到印度東海岸，繼續傳揚福音，
並在那裏遭受反對，為主殉道，被矛刺死。印
度確有“多馬會”，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
紀；但其譯文源自亞蘭文。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